

“文”如其人

“千秋耻，终当雪。中兴业，须人杰。”

“那个时候就是想工业报国。没有想得很复杂，就是单纯地要打日本嘛。”和杨振宁是校友的王希季回忆在西南联大一道求学的经历，如是感慨，坦荡骄傲地自白：“我就是想（像校歌里唱的那样）做一个‘人杰’。能够为抗战出力，能够为建设出力，能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出力。”

当年，王希季和朱光亚、杨振宁、王传纶、许渊冲并称为“五大才子”，其中，文科出身的许渊冲最直言不讳，被赠“许大炮”的外号。“我说话没顾忌，孙中山不也叫‘孙大炮’吗？我倒觉得这是提醒我不要乱说话，但敢说话还是要的！”曾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“北极光”杰出文学翻译奖的渊冲主张“把中国文化的美变成世界的美”，一生自负，狂而不妄，认为“赵萝蕤只翻译了《荒原》的词，却没有译出原诗的意思”，寄语赵瑞蕤“五十年来《红与黑》，谁红谁黑谁明白？”（两位都翻译过《红与黑》），戏嘲巫宁坤“英文很好，法文挨骂的啦”……

其实，老许和老巫既是校友亦算“战友”——十万青年十万军，许渊冲曾被分配到飞虎队的机要秘书室，

1949年在巴黎，照片中间正在读报的是许渊冲。



而巫宁坤在司令部。许说：

“小学写作文，我的志愿就是要抗日。因为小学毕业的时候九一八，中学毕业八一三、七七事变。”巫说：“1937年，抗战开始，9月正常开学，可是到了11月，日本要往南京打了，学校奉命解散。在扬州中学树人堂，校长宣布教师、同学各自回家，大家都哭了。有个唱女高音的女同学就上台，唱当时最流行的歌曲《松花江上》。”

金瓯破碎，痛彻心扉。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，化《咆哮山庄》之初始译名为神来一笔《呼啸山庄》的杨苡出生，1937年中学毕业，保送南开大学。“我们家就像巴金先生笔下的《家》，而我本来准备像觉慧那样出走。但拍完中学毕业照后没几天，就知道卢沟桥事变。日本鬼子扔炸弹，南开大学没有了。”

于南开中学度过六载光阴的齐邦媛回忆张伯苓校长，相信“他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”。“他就是说，国家要强，你自己要强，因为你强，中国有你不亡。那么简单的话，他说得那么诚恳。……我从小很受张校长感染，觉得校长讲的话就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我想到张校长，就像冰山融化了。”在回忆录《巨流河》里，齐邦媛则写道：“九一八事变后，父亲认为要救亡图存，必须保存青年力量。他负责黄埔军校招收东北学生的工作，还说服国民政府教育部拨款，于1934年在北平创办了国立东北中山中学，招收了约两千名流亡学生。这是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，也是父亲一生引以为傲的事业。1936年华北吃紧，中山中学迁来南京，在南京郊外的板桥镇，父亲带领学生们自己动手修建围墙和校门。进校门前，可以远远看到泥砖墙上巨大的八个字：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。”

初恋张大飞被选入了陈纳德的飞虎队，与美国空军并肩作战；而齐邦媛转赴川西，到乐山就读国立武汉大学



《巨流河》。